



大地文化丛书

主编 王海峰 程 鹏

造化弄人



孙百儒 著

SHUO HUO ZAO HUA NONG REN



黄河出版社

大地文化丛书

造化弄人

孙百儒 著

黄河出版社

责任编辑 程 鹏 张宪峰 封面设计 海 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造化弄人/孙百儒著.——济南:黄河出版社,2010.2

(大地文化丛书/王海峰,程鹏主编)

ISBN 978-7-5460-0137-1

I.①造… II.①孙…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70894 号

书 名	造化弄人 (大地文化丛书)
作 者	孙百儒
出 版	黄河出版社
发 行	黄河出版社发行部 (济南市英雄山路 21 号 250002)
印 刷	济南申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本 10.975 印张 284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60-0137-1
定 价	200.00 元(共 10 册)

“千顷地，靠沙河，大小两个婆，不老不嫩尽着活。”

在大桥乡的集市上、街面上，一个发须楞长，衣衫褴褛，邋里邋遢的小老头儿，挎着只破篋子，拿着根小竹竿，嘴如唱秧般不停地叨念着。

“看看看，二傻子来了，二傻子又来了。”

“你才傻呢，半脸女人，真丑真吓人。”

有时有人也会逗他开心，说又要换届了，还想不想当村长啊？

这时的他，两只小眼好像猛地一亮，精神头也足了许多。咧着个大嘴说：换届喽，选举喽，我要当村长喽！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反映农村社会问题的小说，书名的灵感源于《镜花缘》中的一句成语。成语简单，但寓意深刻。小说题材和创意，源于作者熟悉的三个村庄的真实故事，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以不同角色的视角，透过村民委员会换届这条主线，塑造并分缕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鲜活人物。

这是一幅展现善恶因果的漫画长卷，恶人固然应得恶报，好人却未必有好的结果。正如小说结尾所示：“天道不测，造化弄人，你又从何捉摸？”

此书为孙百儒先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倾其多年的生活积累和艺术才情，为生活在当今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描形画影，从一个侧面揭示出农村的事真不得假不得、深不得浅不得的基本现实和吵闹争斗、打爹骂娘、乱性乱伦等丑恶现象。故事既耐人寻味，又给读者以无限的遐想和反思。

小说内容丰富，故事生动，乡土味甚浓，堪称通俗文学的佳篇力作。

写在前面的话

这部小说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召开后的第五天动笔的，历时两个半月，于10月底完成初稿，之后，就撂到那儿了。这期间，写了两篇短文，去了两趟苏杭、济南和北京，又先后三次半月之久到农村体验生活，直到2009年5月中旬才断断续续地弄完第二稿。由于手拙，待等修改完第三遍，请朋友敲成样稿的时候，已过中秋节了。

有朋友看后说，如果能到台湾地区出版再合适不过了，可联系了个把月，说组织部管理的干部现在难出境，书稿出境要审查，台湾地区还得有名家作保等，自觉着不太好办，就放弃了。

天气渐凉的时候，在中新社工作的爱女要我们来北京过冬。拉起书稿，爱女说，帮您先在网上发一下吧。经申请、注册和审查，在起点中文小说网连载后，短短20多天，竟有近3000人次的点击浏览和阅读，近百名网友发表评论和鼓励。这对我似乎是一个不小的鼓励，我有些爱上网络文学了。可爱女说网络是青年作家的天地，夫人也说像我这把年纪的恐怕不多。但我还是迷恋着网络。我恪守坚持，所以30多年来，从部队到地方，从猫耳洞到摩天楼，我一直努力着，从未放弃；我也喜欢尝试，从写新闻公文，到写诗歌散文小说，一路走来，推陈出新，虽有艰辛，但更多地还是喜悦和快乐。时至今日，我还梦想着学说相声呢！我曾梦想做一名演讲大师，因为我曾获得过不错的名次；也曾梦想成为一名相声大师，因为我曾站在简易的舞台上让战友们笑得前仰后合；还曾梦想做一名英雄，可边防10余年，英雄却始终与我无缘……连好友都说，你这老小子，真是是个不安分的家伙。

可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不断地努力着尝试着，也不断地快乐着幸福着。哎，对了朋友，记住了，我的网络笔名——囧乐老叟。

有朋友问我为什么要写这等题材的小说呢？我说多少年了，我就想写这么一本书，只是一直腾不出手来。改革开放30年了，农村的确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兄弟们再也不愁吃和穿了。然而，农村那些难说难道的事儿，却始终困扰在我的心头。仅就儿女不孝、兄弟不和、打爹骂娘这些事来说，至今我也没弄明白，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都说养儿为了防老，可老了老了却被儿女扫地出门了。在我所熟悉的那三四个村子里，竟有一位年愈八旬的老人住在村头一间用玉米秸搭起的不足七平方米的泥屋子里；为了要口粮，一位小脚的老娘竟被党员儿子拿磨棍追得满街跑。我曾责问过我曾住过点的一位村干部，答曰农村的事就这样，家务事都这样。还有的说，还是穷的事，还是没有的事。难道仅仅是因为穷、因为没有吗？儿子住着大平房，用着液化气，爹娘却蜗居在露天的牛棚，用着三块石头支起的锅灶；儿女是国家干部、公司经理、个体老板，老爹竟死在农村破屋里，好几天了没人知道……唉，造化弄人啊！难道农村真的就是这样吗？我们禁不住为这桩桩悲情掬一把泪水的同时，更多地则是打了这样一个问号。遗憾的是，就小说的功能而言，它的重点却不在这里。

从另一个层面来讲，我倒要谢谢那些事儿那些人，没有农村的那些事儿那些人，也就没有我的这部作品。这是一定的。当然，我更要感谢北京诗国文化艺术发展公司的王先生，是先生的错爱，这部作品才得以正式出版。我还要感谢本书的责编程鹏先生，是先生的高度负责，认真修正，才使得作品更趋完美。

另外，《造化弄人Ⅱ》之“机关那些事儿”正在创作中。

孙百儒

2009年12月12日于北京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1)
一 “官”这熊东西	(1)
二 难忘那段情	(10)
三 洁尔阴口服液风波	(18)
四 村两委联席会议	(26)
五 半寡妇与她的叔公公	(31)
六 傻主意/缺德事/坏种哲学	(38)
七 农村不是讲理的地/老板怕了新媳妇	(48)
八 一场噩梦醒来	(72)
九 做客“夜来香”闲话“三道弯”	(82)
十 马善被人骑 人善被人欺	(94)
十一 打 赌	(104)
十二 破财消灾	(112)
十三 由一起强奸演绎出的.....	(124)
十四 家务事	(141)
十五 神秘的小旋风	(156)
十六 一夜无眠	(166)
十七 退而求其次	(174)
十八 王牌参选人	(180)
十九 联 手	(204)
二十 受人之托 忠人之事	(215)
二十一 二刘夫妻	(223)

二十二	先礼后兵 两手准备	(228)
二十三	智女擒贼 以恶治恶	(232)
二十四	心藏奸恶 不思悔改	(241)
二十五	成败论是非	(245)
二十六	拳头或许就是真理	(249)
二十七	选前碰头会	(256)
二十八	两个女人的悄悄话	(267)
二十九	鸡飞蛋打 人财两空	(281)
三十	娘的,大清早地就触了个霉头	(293)
三十一	紧急情况	(301)
三十二	高人出山	(310)
三十三	选 举	(315)
三十四	红水涂墙两头轻	(327)
三十五	半脸女人与天之报应	(332)
三十六	尾 声	(337)
附	部分网友评论	(341)

一 “官” 这熊东西

河东村村民委员会要换届了，几天来，村里高、王两大姓氏家族中的几个中、青年人，都在跃跃欲试。他们都想当回村主任，过把村官瘾，渴望时来运转，能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王者”。

乳名二蛋，现年四十七八岁的高志光，首先发出了要竞选村主任的声音。这天晚上，高志光从自家老宅子那个所谓的“养鸡场”回来，一进家门，就对正在院子里忙着洗菜做饭的老婆王雪梅说：香她娘，你听见下午大喇叭头子喊了吗？

王雪梅说：听见了，这跟你有关系吗？

高志光就笑了：瞧你这话说的，老娘儿们到什么时候也还是老娘儿们。

这时，王雪梅就瞥了他一眼：老娘儿们可不就是老娘儿们。要是成了老爷儿们，那就是怪物了。

高志光笑着说：我是说老娘儿们头发长见识短，只知围着锅台转，不知关心国家大事。

王雪梅冷冷地“哼”了一声：是的，你头发短见识长，两间老屋三千块钱你不卖，非要办什么养鸡场。这倒好了，二百只鸡苗还不到一年呢，连瘟带瞎（丢了，不见了）还剩下不到五十只了。

一提养鸡的事，高志光就来气：瞧你这老娘儿们头子，哪壶不开你提哪壶。屁大点儿事，看你都嘟囔多少回了。告诉你吧，祸兮福所倚，如果死几只小鸡也是祸的话，那接下来该是时来运转，好运降临的时候了。你呢，大褂子不穿你赌排场，就等着瞧好吧。

“哼，瞧你那副德性，你就天天做你的黄粱大梦吧，说不定

哪一天梦见钟离点化，当不成村长倒成了仙。”王雪梅不屑地说着，依然没给他个好脸。

吃晚饭时，高志光倒了一茶碗散装酒，喝了一口又说：你还真别不信，刚才洗手的时候，我对着镜子认真看了，我发现我这脑门还真比以前光亮多了。

“是的，等那几根黄毛掉没了，就更光亮了。”

“你这个老娘儿们啊，我说什么你都不信，走大路的说什么你都信。这么多年了，我在你的心目中难道还不如一个走大路的？告诉你吧，这不是我说的，是人家秋大师秋先生说的。秋先生说的你总该信了吧？”

提到庄东头的秋先生，王雪梅也是打心底里佩服。秋先生被称为周易大师，出了名的半仙，连外地的大领导大老板都开着小车来找他。特别是最近二三年，找他相面算命的人更是海了去了，每天的小车从他家门口一直排到了东大路。可人家秋先生会来事，越是求他的人多了他越是拿劲拉架子，从今年初开始，实行编号排队，每天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每天只看十个，多一个也不看。说是脑子累，看多了就不灵啦，下午还要带徒弟。外地来的大领导大老板为了得到每天的“第一看”，不少都差司机头好几天就来花重金买那“第一看”。乡信用社的那个吴大头，每天下午三点，那是一准地开车到秋先生家，风雨无阻，雷打不动，上门为他办储蓄。

秋先生看的究竟准不准？王雪梅也曾怀疑过。可去年秋收秋种正忙的时候，一天夜里，她娘家叔伯兄弟王伟的手扶拖拉机不见了，就去请秋先生给算算。秋先生问了时间和地点，掐着指头一算，说丢不了，在南湖的一个水沟里呢。王伟问怎么弄到水沟里去了呢？秋先生就笑了，说你得罪人了呗，人家想吓唬吓唬你。王伟纳闷起来，说这是哪个贼羔子的事啊这么下作？秋先生说别声张，也别打听，找几个人拉回来就算了。

说得那么真切，不得不信。王伟就喊了几个朋友到南湖里找

了找，果然在一个两米多深的水沟里找到了。

还有一次，就是今年的大年初三。村南莲花山上那个废旧电灌站的变压器不翼而飞了，发现人是三个夜里巡逻护村的村干部。凌晨一点多钟的时候，他们结伴巡逻到村南头，当时村治保主任大头李就发现莲花山电灌站周围有手电光时隐时现，还告诉了另外两个人，可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天亮了，大头李才觉得不对劲，凌晨一点多正冷的时候，山上怎么会有手电光呢？就急忙喊了那两个人一块儿去山上查看，才发现那台几百斤重的变压器没有了。

村支书王国栋听了报告说：报案吧，让派出所的人过去看看现场。

派出所所长孙一川带了几个治安联防大队的人过来了，看了看现场说和侯庄的情况一样，至少五六个人作案，都是用地排车运走的。说算上这起，年前年后这几天，全乡有三台变压器被盗了。

村主任王杰多了个心眼，报案的同时，去了趟秋先生的家。秋先生算了算，说是几个拾破烂的人干的，他们是想拆散了弄到外地卖废铁。

王杰忙问：能知道现在拉到什么地方去了吗？

秋先生笑声说：走远了。

“还能找回来吗？”

“找回来也是一堆废铁了。”

王杰就把这个情况偷偷地告诉了派出所所长孙一川。一川说一堆废铁也得找回来，非破了这几个案子不可。就叫王杰带他再去找秋先生问问。

秋先生说：看样子是拉到县城小山子口或金鸡山北怀的一个小山洞里去了，如果人多的话分头去找，中午之前或许就能人赃俱获。

孙一川说：秋先生，这话能有多大的把握？

秋先生说：八九成吧。

孙一川很高兴，立马就掏出了一张大票。

秋先生笑声说：你们快忙去吧，村里的事，庄户人的事，我从不收钱。

孙一川说：可您是在帮我们破案啊。

秋先生又笑了：如果是公务至少五张票。这样吧，中午之前如果你破了案我再收，破不了案那就算了。

孙一川笑了笑，满口应着。

走出秋先生的大门，一川对王杰说：王主任，你能找二三十个人吗？我再把乡治安联防大队的十几个人也喊上，政府有辆大客，咱就到小山子口和金鸡山北怀去看看，那里的大小山洞我都清楚。

王杰说：人倒好找，多少都行，只是这大过年的……

“这个你放心，特殊情况，每人十块钱的补助，连中午吃饭都由派出所负责。”

王杰就喊了二十五六个人，加上联防队的十三个人，不到十点，就拉去了小山子口。三人一组，凡能走地排车的地方全找遍了，也没有发现什么，就驱车又去了城南的金鸡山北怀。可将近十二点的时候，仍没有找到要找的人和物。

王雪梅的叔伯兄弟王伟也参加了行动。王伟见已经晌午了，有些泄气地对王杰说：看来这回秋先生没算准。

话音未落，东南方半山腰的一个废旧石塘处便传来了急促的喊叫声。于是人们都围了过去，不到十分钟，六个正在拆卸变压器的中老年人便被全部抓获。

王雪梅想到这里，放下碗筷说：你是不是去问秋先生了？

高志光说：问过了，当然问过了。从老宅子出来，路过他家门口，见秋先生和他几个徒弟正站在院子里看天，我就进去了。没等我开口，人家秋先生盯着我的脑门就是老半天，然后说志光，你恐怕要交好运了。看你这印堂发亮，怕是要走官运哟。我说我也是四五老十的人了，天天呆在那两间破屋烂院子里伺候小

鸡，浑身的鸡屎味，哪来的什么官运。你猜他怎么说？他说是的，志光志光，志在发光，今年该是你走时交官运的时候了。他还告诉我要抓住机遇，有事多找二叔去商量。

“拉倒吧，谁不知道你是个官迷？那是人家秋先生逗你开心呢，你还当真了。”

“你懂什么，官这熊东西，谁不迷啊。千百年来，古今中外，谁跟当官有仇。咱庄老保长八十多的时候，瘫在床上不能动了还念念不忘他年轻时的风光呢。河西的胡长河因为当官丢了两条腿，也没影响他架着双拐又干了十几年的大队书记。人啊，就是这样，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来到世上走一遭，谁不想风风光光地过几天？”

“你还知道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啊，那么多年了，你都干了些什么，你在人家的眼里几斤几两，你心里没数啊，还俩钱捏在一起像真的样。”

“闭上你的臭嘴，我好我孬用不着你评头论足。这次是直选，直选你懂吗？就是不设内定的候选人，一步到位不搞海选谁都可以去参选。这么好的机会，我为什么不努力一把试一试？人都是个命定，懒人有懒福，泥身胎子住瓦屋。你管我几斤几两？指不定真像秋先生说的，我要时来运转交官运呢。”

正吵到这里呢，高志雄敲门进来了。

高志雄小高志光五六岁，一进门就喊二哥，高志光忙应着让进了屋。

高志光说：你怎么有空到我家来呢？

高志雄掏出一盒大鸡烟，递给志光一支，自己也点上一支，端着王雪梅递来的茶说：二哥，你听到下午大喇叭的通知了吗？

高志光说：听到了，怎么，你干着支委也有想法？

“那不是虚的嘛，我想竞选村主任。如果二哥没这个意思的话，我想请二哥和二叔帮忙。”

“这个熊东西，当着支委干着民兵连连长还想参选村主任。

便宜总不能都让你一人占了吧？”想到这里，志光忙说：那好啊，如果你有绝对的把握拉到足够的选票，我愿意给你帮忙。不过……志雄啊，我问你，你在河东村有几家亲戚？又有几个仁兄把弟？你老丈人家在城郊，离咱河东几十里呢。哎，对了，你还有一个兄弟，可你兄弟三十好几了至今也没有成家。你一没亲戚二没朋友，你指的什么去竞选村主任？这年头，光空口穷白话屁用没有。

几句话，就把个满腹希望的高志雄给呛住了。片刻，他续上一支烟，猛吸了两口：二哥，你说的这些都是客观因素，从主观上讲，我认为更重要的还是群众基础和工作能力。在这一点儿上，我觉得我当过兵，又是党员，这三年里我又干着支委和民兵连连长，连续三年了都被县、乡评为优秀基层干部，基础不错……

“行了，你说的这些也都是骡子的鸡巴屁用没有，真弄到真事上去的时候谁还认你那壶酒钱。什么党员啦、优秀啦，算什么？什么也不算。志雄啊，你得站在大处考虑，从全局利益出发。都几十年了，从建国到现在，咱河东村里的三大员几乎都是王家包揽着。现在好了，要直选了，咱高家才有了这个机会。说白了，这次村主任竞选，实际上就是高家和王家竞争。所以，咱们一定要站在家族利益的高度，集中力量打败王家。”

听到这里，高志雄就笑了。

高志光瞅着志雄的笑脸说：你笑什么？

“我听出来了，二哥。其实啊我早就应该知道二哥也想竞选这个村主任，而且也只有二哥才能有资格有能力去竞选这个村主任。”

高志光也笑了，以一种藐视的口气说：算你还有那么一点儿眼光。不过你只说对了一半，有没有这个资格和能力参选，不是你说了算的，在老高家，得让二叔来说才行。这几年不都是二叔过问着族里的事吗？他德高望重，见多识广，连刘仲年都服

他，称他为“智多星”。这次竞选，我的意见是选票不能太分散。不然的话，白忙活，到头来这村主任还是得姓王。

“那你的意思……村里都不定候选人了，你要定候选人？”

“对，咱老高家这边叫谁去参选，我觉着得商量一下，看看二叔的意思。这样吧志雄，宜早不宜迟，咱明天上午去二叔家商量一下再说。恐怕不光你我，但不管是谁，早定下来也好早做准备。”

片刻，高志光接着又说：有一点儿志雄你放心，我保证百分之百服从和维护家族的整体利益，如果二叔认为你更合适更有把握能当选，我保证百分之百支持你，去帮你拉选票。

高志雄瞅瞅高志光，又瞅瞅王雪梅，心想这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再说什么也没意思了，于是陪着笑脸说：好吧，二哥，你要说了算的话我听你的。

“你这是什么话，你说了算也行呀？你说了算还来找我干什么？”

高志雄没说什么，瞅了眼王雪梅，就站起了身：行了，天不早了，你们也该歇着了。

走到大门口，高志雄忽然又盯着高志光笑了：有一句话二哥肯定不爱听，但我还是想善意地跟二哥说说。过分地强调家族利益，实际上也是一种狭隘的个人主义。你我都是党员，咱们应该多想想全村的利益，多想想全村一千五百多名老少兄弟爷儿们的利益。还有，你千万不要把这次换届选举看做和王家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不是“文化大革命”了，这样会影响团结造成矛盾，人家听见了也会笑话你说你闲话。再说了，二嫂子的娘家不也是咱庄王家嘛，你家兰香的对象不也是咱庄王家嘛。

高志光被噎了一下，感到很不舒服，很没面子。本想驳他几句，可刚想好词要张口的时候，又被对方及时挡了回来。

“行了，二哥，你什么也别说了，你说的那些拿不得明面上去。你们快关门吧，我走了。”

淡淡的月光下，看着高志雄远去的背影，高志光突然愤愤地骂了句：这熊东西，好歹不知，真是老马。

“你才是老马呢，有你这么办事的吗？人家好心来找你，那是看得起你。可你说的那些话，还能让人家出门吗？”王雪梅生气地说。

这里需要特别解释一下。“老马”，为方言，属贬义词，原指心中无数、办事马虎、过于随便、没有正形等马大哈式的人物。后演变成骂人的话，泛指半吊子、七页子、二百五、二杆子或不知好歹、不通情理的人。这些骂人的话也可以与老马合起来同时使用。比如对某人狠极了，就骂他，这熊孩子，真他娘的七页子老马二百五。

高志光骂了高志雄一句老马又被老婆王雪梅还骂了一句老马之后，就感到更不是个味了。闭了大门，回到屋里，越想越不自在，就借着点酒劲发着狠地对老婆说：你还骂我老马，你听听他熊东西老马都说了些什么屁话？把党员、主义都搬出来了。要论党龄，他又算得了老几？当年他想当兵，要不是我在生产队里当会计替他美言说好话，生产队这关他都过不去。现在好了，跟我谈党员论主义来了。

提起高志雄当兵，王雪梅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也着高志光说：够了，你都说了个晚上了。人家志雄说的没错，要是抬到明面上，你说的那些有几句占理的？还说人家屁话呢，我看你连屁话都不如。

见老婆老帮着别人说话，高志光更来气了，瞪着眼，咬着牙，恨恨的样子：我说你是哪头的？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老帮着那熊孩子说话！

“我帮着谁说话了？我是帮着理说话。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层皮，你总……”

“屁话，什么帮着理说话，我看你是旧情难忘，在帮着情说话。”